

阆中明代“鱼翅”浮出水面 专家称全国罕见

近日,笔者在四川阆中市滨江路西段的城市停车场(鱼翅广场片区)建设项目工地施工现场看到:经过近两个月的挖掘作业,隐藏在地下的明代鱼翅河堤终于破土而出,重见天日。石梯、石锁如同坚固的地下长城再现真容,历史的沧桑厚重扑面而来。



鱼翅河堤整体风貌

挖掘 小心翼翼 人工加机械

“我们前期采用机械作业,发现鱼翅位置后立即采用人工作业,清理淤泥弃土,使河堤和鱼翅的整体建筑风貌得以完整保存!”天都建设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郑伟介绍道。笔者在阆中住建部门获悉:由于此建设工程地下有古防洪堤工程“鱼翅遗迹”,现阶段根据相关资料,现场调查走访及经过当地群众口述了解到

古防洪堤大致呈长条形南北走向,长度约300米,朝嘉陵江一侧大致呈阶梯状,其厚度及基础边界等资料不详,连续性不详,完整性不详,平面布置复杂,现被场地地上石方堆填掩埋。按照目前的技术和勘察设备无法勘测出古防洪堤(鱼翅)的具体区域、范围及深度,所以施工难度较大。

为贯彻落实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及关于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促进建设施工过程中依法加强对文物保护的管理,防止文物流失和文物损坏的发生,

考虑到机械开挖会造成对古迹的破坏,所以将采用人工开挖土方方式开挖古防洪堤工程——“鱼翅遗迹”,并将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遗存展现给世人,阆中市制定了详尽的建筑施工文物保护开挖专项方案。

笔者在现场看到,河堤和鱼翅清理已经全面结束,目前的河堤和鱼翅有100多米长,与地面的深度大概是5米左右,施工队伍在揭开土层2米左右时出现了鱼翅和石梯。河堤的石梯一般为18级,每级高度在40厘米左右。

价值 文物价值 水利活化石

“‘鱼翅’沿嘉陵江水流向与河堤呈约40度的夹角并向江心延伸,洪水来袭时,大部分冲击到‘鱼翅’上,‘鱼翅’把洪水导流到江中心,从而减少洪水对河堤的冲刷,保护河堤。在设计科学性和保存的完整性上,全国少见,是见证和研究古代防洪水利设施的重要实物资料!”阆中市文物局考古专家刘富力介绍说。

据《四川通志》《保宁府志》《阆中县志》记载,古河堤是明代万历13年,保宁知府周道直组织民众筑堤数百丈以捍城北郊。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又几经加固。

据了解,阆中西北一带为汉城遗址,后因洪水啮城,城渐渐移东南。数千年过去了,多少人都已经遗忘了它的模样,年轻一代更是无缘一见。经过数百年的洪水侵蚀冲刷,其中大部分河堤已经损毁,而今仅余存千米。本次掘土而出的鱼翅河堤共有一百余米,整体保存较完好,就连数百年前明代工匠所篆刻在石条上的名字都清晰可见。在古代的施工中,为了明确施工部位的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贵任和质量,每位工匠都会在自己施工的部位留下自己的姓氏或者名字以保证工程质量。石条上清晰可见刻下的“中”字,此字虽然寥寥数笔,却书写出了古人的智慧与辛勤。

让时光倒回到2005年,时任阆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明奎意识到鱼翅河堤的历史价值与科学价值,向市委市政府建言保护并得到回应。阆中市文物管理所(今文物局)先后邀请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昭和,社科院中国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王仁湘

等考古专家对河堤进行了实地考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的水利考古专家王仁湘在2005年11月12日到实地考察后,十分惊艳的赞叹道:像这种石梯套鱼翅的多功能防护堤,保存这么多,这么完好,在全国实属罕见。四川省考古院专家李昭和认为,像阆中这种多功能的古代河堤,在省内还未发现,很珍贵,很罕见,它是研究古城城池变迁的“活化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它完全符合省级文物的标准,如果修复后,还可以申报成为国家级文物。

保护 鱼翅公园 呼之欲出

经过老干部和文史爱好者的奔走呼吁,阆中市于2011年对裸露较多部分长约400多米的“鱼翅”进行有效保护,并对当时的滨江路向内改造,建设为现在的鱼翅广场,成为人们游玩休闲的好地方。其余的“鱼翅”河堤因为修建滨江路暂时性保留掩埋在土地下。

近年来,阆中市委、市政府把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提到了更高的高度,确定了坚定不移做保护,多措并举发展的整体思路。以保护为先,以传承为先,在不损坏文物遗迹原貌的前提下,聚力多层次、深层次的保护、修缮、开发,让更多真正有历史、有渊源、有深度的历史文化遗迹,成为阆中闪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招牌与名片。

“我们将在近期邀请国内知名的文物考古专家、本地文史专家与文物、住建、规划部门等负责人一起再次座谈,围绕现有的保护方案听取意见,使古鱼翅河堤得到更好的保护!”阆中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道。既要保护好文物,又要开发好旅游,作好结合文章最为重要。目前阆中市住建、规划与文物局已经出台相对完善的保护方案,建设以鱼翅河堤为核心的城市停车场32000平方米,建设古遗迹保护展示区5700平方米,人们可以通过螺旋楼梯,透过玻璃看到呈现出来的鱼翅和河堤,地上部分设立阅风亭,与滨江路湿地公园天然一体,使人们在此领略古代阆中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与自然抗争不屈的精神,必将成为阆中一处全新的旅游地标。

特约记者 张晓东 文/图

2018 中国(广元)女儿节 将于9月1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赵蝶)感受女皇故里,欢度女儿佳节。昨日,记者从广元市委外宣办获悉,今年是从第三十届中国(广元)女儿节,为做靓女儿节品牌,助推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建设,加强与西部省市文化交流合作,由四川广元市人民政府主办,2018中国(广元)女儿节将于9月1日在广元市南河水上公园拉开帷幕。

广元女儿节是为纪念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而举办的文化旅游节日。自1988年广元市恢复这一民间节日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9届。穿越历史长河,广元女儿节历久弥新,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成为女皇故里一张靓丽文化名片,先后获得中国十佳品牌节庆活动、中国最受关注十大节庆、“改革开放40年,40个品牌节庆”等称号,在繁荣群众文化与促进川陕甘结合部商贸

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广元女儿节的活动主体全为女性,其中全国独一无二的传统民俗活动——凤舟赛已成功申报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项目”。

据悉,本届广元女儿节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文旅融合”原则,突出“时尚女性、康养广元”主题,以展示女性风采、传承历史情怀为内核,主要包括开幕式、“女皇味道”嘉年华、“致敬经典—暨动广元”女儿节群星演唱会、“相约广元·情定昭化”万人相亲大会、2018全国东南西北中羽毛球大赛暨四川省全民健身羽毛球大赛五大活动。女儿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女医师·美丽广元”大型系列活动、2018年全国健身秧歌及健身腰鼓手拍鼓大赛暨四川省健身秧歌及健身腰鼓手拍鼓大赛、女儿节狂欢夜、“四天空夜”全球女性免票游广元等活动。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将启幕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将于31日在京开幕,这是国家艺术院团连续第九年开展集中展演活动。本次演出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带来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的21台剧目。

本次演出季聚焦现实题材创作,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歌曲音乐会》、京剧《生死契约》、话剧《船歌》、儿童剧《我想对你说》、音乐会《浦东交响》等重点主题创作作品,充分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歌剧《茶花女》、话剧《大宅门》、儿童剧《月亮草》等经典剧目也将与观众见面。

本次演出季继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低价票占50%。演出季将加大新媒体推广活动,用台前幕后更多精彩内容以及艺术鉴赏等更多形式,让舞台艺术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地惠及大众。据悉,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自2010年启动以来,共推出了252部作品,很多作品都在不断打磨中成为了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

歌》、儿童剧《我想对你说》、音乐会《浦东交响》等重点主题创作作品,充分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歌剧《茶花女》、话剧《大宅门》、儿童剧《月亮草》等经典剧目也将与观众见面。

本次演出季继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低价票占50%。演出季将加大新媒体推广活动,用台前幕后更多精彩内容以及艺术鉴赏等更多形式,让舞台艺术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地惠及大众。据悉,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自2010年启动以来,共推出了252部作品,很多作品都在不断打磨中成为了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

郑海鸣

二十余载整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出版十五卷 为敦煌研究提供更丰富文献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至此,该书已出版15卷,完成了计划卷数的一半。

作为我国敦煌学界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整理的重大成果。他们全面整理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将1000多年前的手写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梳理原件的错误,尽可能地解决了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

文献原件分散、字形杂 收集整理难度大

“我们对于敦煌文献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了解还不够,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介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敦煌文献原件大量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影印件价格昂贵,流传不广;其二,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充斥着大量的俗字、异体字,还有河西方言,难以直接阅读。”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想要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几乎不可能实现。90年代后,国际间合作加强,各地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影印出版,再加之学界积累造就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使得全面整理敦煌文献拥有了条件。

1996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正式启动,国内外一流的敦煌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个工程的研究队伍中。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困难。首先,如果使用整理敦煌文献的通行方法——分类,会难以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易使人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分类释录本也很难完备,还存在交叉和重复;再者,敦煌文献残件多,双面书写多,同一卷子常有互不相干的内容,判定这些文书的性质、用途以及书写年代就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创新研究方法 推动敦煌学发展

面对困难,研究队伍选择探索新方法,弥补过去研究的缺陷。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

“郝春文教授首创以收藏地点为单位按流水号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

社会历史文献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法的不足。而‘读书班’是一种成员集体会谈、研讨、共同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既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疑难问题,又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识、统一体例。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提高项目质量、加快进度和培养人才3个目的。”游自勇介绍。

为了更准确地对文书进行定性、定名、定年,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的角度和眼光。

“如果仅仅用印本书籍的思维和要求来看待这些文书,往往对于文书的性质理解会出现偏差。因此看待这些文书时,要怀有对古人的敬畏之情,从文书实际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把握文书性质。其次,要注意用全景式的眼光来把握文书的性质,对正反面以及相关问题的文书进行观照。”郝春文解释道。

在这样的认识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对很多敦煌文献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一件文书同时抄写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各内容间毫无联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份文书分割为很多部分,项目组则认为不能割裂,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百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项目研究进行的过程也是新体例、新方法不断创立并完善的过程。”

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赵炯娜 杨瑾

始于鲜花的行程

川瀟

时雨时晴的五月天,天色混沌如深海。闪烁其间的游鱼状白云,给天空增加了几块亮色。虽极闷热,又觉阴凉。

太阳出来时,路边花地如无边之海,该有多么壮美呢!

这是马鞭草……不是紫云英,也不是薰衣草。众人十分稀罕的紫色花,到底于千帆过尽时遇到了知音。

文学采风的路径必然是这样,必然是始于鲜花的旅程。然而,轻快地走过这一片可谓纯自然的风景之后,我便随后陷入了莫可名状的沉重之中。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似是而非的历史遗迹,像撕开阴沉沉天空的缕缕阳光,惊讶地推开眼前鲜花匝地的寨门,迎迓其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气味。

在去南充市顺庆区看两个寨子的路上,我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沉默着。一个人在路上,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局限,这表明了旅行的必要。我如一只沉默的羊儿,听伙伴们嬉笑着蹈入路边一片迷人的花海,抚弄花姿不无自恋地拍照,自己的灵魂也格外安宁和妥帖。沉默时候的自我,似乎分裂成两个我。一个现实中的淡漠的我,一个爱联想热情的我。两个我相依相伴,相互折磨又相互安慰。思维活跃起来时,我也分不清这两个声音。

爱发问的人是肤浅的。这句话抑止了我发问的冲动。我当然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但也不想做什么论辩;就让一切疑问在我心里慢慢消失,让我兼做质疑

和解疑的人,让我的低音和高音来一曲合唱!

“这马鞭草花,这西河水……只有自然和优美,能够令我感到愉悦的安宁。”低音部的我,这时候好似闲庭信步一般游离了话题,说,“我一听到‘寨子’,就想起一首歌。‘见了九十九个美丽的寨子,还有一个寨子在等待。’这一次,南充的两个寨子要怎样地拥抱我们,消化我们呢?”

“打开书,就是漫漫长夜。我想着杜拉斯神秘的文学活话,发出幽幽的感慨:‘我们身后隐没不见的日子,可不是漫漫长夜?’高音部的我在玩穿越似地,自由转换着思想,表情像是从长久的梦中醒来,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音调里添加了一点点亢亢:‘两个寨子都带着几分自然天成的险峻。易守难攻的古兵寨不多了,多了是楼房扶持公路的新兴小镇。残棋一样零落在山间的农户全都修得崭新,刷得亮白,那些陈旧有年却不维修的农村大院子,如今都成了文化人田野调查的文物。’

这是一次始于轻快而终于凝重的行程。俯仰之间,思绪在明了和迷茫之中转换。寨子的历史场景在想象中演绎如照相,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故事在脑子里切换如蒙太奇。眼前不时呈现战争遗迹:饮马池,点将台、炮台,以及掩映在野草坡上的砖砌寨墙。那时的寨主,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主观或者客观上在兵寨留下长达五个多世纪令人不忍碰触的历史遗迹

时,其实是什么也不想留下的,最后果然连山顶上的树木和石头都没有留下。恍惚之中,泥石流一般的滚木礌石,从七坪寨的断崖上呼啸而下,将山下那片紫色的花海变成了凝血的人海。那时的寨主,从成都府转移到顺庆府,一路草木皆兵,深知大势已去。他在冥冥之中也感到心比天高的悲剧宿命,即将在南充的山寨间落下沉重的冠冕。梦想中的功业早已随着遗迹山寨的时运而渐行渐远,炮火所及唯草木,强弩之末已无余力。历史为一个人保留着模糊颤栗的一笔,但是在那一阵难忘的颤栗之后,我看到太阳拂白云升起,人世间被裹挟在历史河道里的无数生命,直如鲜花上的露珠般,瞬间零落并转眼消失在这片土地上,甚至来不及发出自己惊惧的呼喊……

“无论什么时代,对于个人来讲,平安都是最大的幸福,欲望和野心总会随雨打风吹去。四方寨的寨门,大西王的座椅,这寨子的石头和木头,同样给我一种惊魂未定的压迫感。战争年代,就是女人都可以找到今天切入历史的角度,但我也不想回顾历史。历史有它的局限,而某种局限正是天意,是人力无法摆脱的吧。我无法单纯地回顾历史;历史浸染现实,五月盛开的万顷鲜花,此刻在我眼中也染上了几分惨烈的色彩。”